



羅山先生集  
山田以久

041

和10  
1.599  
11





和16  
1593  
11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目錄

論上

為政以德論

夢帝賚良弼論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裁必及其身論

吟風弄月論

色論

土堦三尺論

太公論

春秋劈頭論

適明論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論上  
為政以德論  
應  
六口命  
慶長年中駿府作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論上

為政以德論 應 六口命 慶長年中駿府作

為政以德則無言而四海化行故不期而到不賞  
而服不剝而悅問之朝朝不知問之野野不知百  
姓不知其所以然天下無得而名焉譬諸星之共  
北不亦可乎至於王者之治則設矩以備衰曰思  
無邪者亦唯欲教人而歸正道耳事交而不順於  
是教之孝于祿而有疑殆於是告之寡尤悔術而



爲異技左道不祥之言於是戒之異端人而無信  
於是稱之無軌古今治異而道無隆污故述其所  
損益淫祠無福故以爲諂不能爲宜爲故以爲無  
勇由茲見之一篇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政云德  
云豈外求哉藏之胸臆而万国服

夢帝賚良弼論

理之所主謂之帝也理之所出謂之天也理之所  
生謂之性也理之所聚謂之心也心也者形之君  
而人之神明也性也者心之所具之理而天也者

又理之所從以出者而帝也者乃是理之主宰者  
也帝也天也性也心也通古今且萬世而一也天  
人亦一也理一也世之人唯感於玉皇大帝而不  
知理之所主之在我也見蒼蒼之在上而不見理  
之所出之在我也非蒼蒼之上別有一人以爲主  
宰而我心帝有在矣非蒼蒼之正色之在上以  
爲形體而已而我心之天亦有在矣故在天曰天  
曰帝在人曰心曰性故云帝也天也性也心也通  
古今且萬世而一也天人亦一也理一也是以聖



人與天地同其德故聖人之求賢愛民憂天下之心與天地生物之仁心何異哉昔商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遂得傳說夫人心感則動動而為夢書之所為者夜之所夢也然有善有惡感動於善則高宗之於傳說孔子之於周公夢也迷惑於惡則文帝之於鄧通玄宗之於李耳亦夢也彼夢也此夢也一善一惡可不慎乎於是乎愈信聖益聖愚益愚也且夫高宗之為人也舊學于甘盤群臣稱其明哲今也宅憂亮陰恭默思道之心孰

為不有求賢愛民憂天下之心又孰為不有感天地生物之仁心哉高宗之志不得不動天地之氣天地之心不得不感高宗之志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者信哉於是天降傳說以應高宗之求高宗爰立作相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於是乎玉皇大帝者我心之帝也蒼蒼之色者我心之天也恭默思道純一不二者所以存其心養其性也是則所以事天也故程子曰上下於恭敬則以是事天饗帝由是見之恭默



思道之心是亦所以事天饗帝也故其念慮之乎  
精神之格夢寐之間至知是此理昭昭不可誣也  
故云帝也天也性也心也通古今且萬世而一也  
天人亦一也理一也或曰高宗素知說賢而恐群  
臣之不聽以託之夢如何對曰此偽也聖人無偽  
曰真人無夢如何曰此莊周言也非吾書所言也  
詩詠吉夢之祥禮建占夢之官於是愈信聖人之  
無偽而有夢也

惺窩曰夢論甚得意奇妙奇妙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裁必及其身論  
仲尼出於周之末而數稱唐虞夏商矣而曰生乎  
今之世反古之道者裁必及其身何也曰非是之  
謂也古今聖王之迭興也有所因焉有所損益焉  
所因焉者萬世之大經也綱常是已所損益焉者  
古今之通義也禮樂是已此所云古之道者蓋謂  
禮樂也非謂綱常也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  
從者流夫生乎周之世而改周之制則其及不亦  
宜乎故仲尼曰吾從周



吟風弄月論

聖人以孝弟忠信為教曾點所願則學孔子也而浴沂風雩何也考亭以格物窮理為要朱子所願則慕周子也而吟風弄月何也夫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曾氏之風月乎若非孝弟忠信其不可得也心節清冽胸宇灑落茂叔之風月乎若非格物窮理亦其不可得而致也若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而尚有數數之譏況於知道乎謫仙醉而捉月凜乎其不可留也而亦死而不吊者三居於

此況於見理乎槩諸曾周天淵不啻人人浴沂風雩然與曾氏如何家家吟風弄月然與茂叔亦如何哉世人唯知天地之間有風月而不知我心之中自有風月也若知夫風與月乎則無時無處不有風月之可吟可弄何天地與我心之異之有嗚呼誠身之樂萬物備於我豈翹風月而已哉然誠身之樂豈在孝弟忠信之外乎哉且其為人也孝弟忠信未之有而後格物窮理者亦未之有也是所以聖人與曾氏之志朱子得周子之統者也然



則所謂吟風弄月非逸遊也亦非玩物喪志也亦  
非若騷人墨客然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  
前川此非程明道之詩乎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  
風來面上吹亦此非邵康節之詩乎嗚呼二老風  
流之人豪哉

色論

或曰色之易惑人也古今惟多道術不可恃久米  
仙人見浣女白脰失其五通定力不可必滋賀寺  
上人握京極息所之手發歌詠加之玄昉傳法高

僧也通于藤太夫人紀僧正密崇碩德也見深殿  
皇後迷為鬼魅道命阿闍梨注目於和泉式部其  
迷不解西行法師隱遁之人也熊拋武衛之銀猫  
不能忘江口之女平相國忍人也而不殺牛若以  
常葉新田勇士也而怠于伐寇以為當內侍由是  
視之戒色之昌言銘于肝荅曰固然項羽之猛犇  
也慷慨于虞兮劉季之雄偉也悲泣于戚氏蘇屬  
國之節義也懷彼胡腹胡澹庵之忠直也盼夫梨  
漁而別於它人乎男女之道有大欲存而人情之



常亦短叙也而于荒于淫是甚可戒矣

以上五篇慶長年中作

土堦三尺論

群書皆稱堦之有天下也采掇不斲文綺不衣  
土堦三尺甚言其儉陋余讀尚書賓于四門且言  
日月星辰等衣裳蓋開四方之門賓送諸侯未必  
隘陋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冕旒衣裳未必粗  
賤也若其禹之惡衣服卑宮室而誠峻宇彫牆則

憂天下慮後世也后世墨翟之徒出而假有虞夏  
后之事其言過於儉遂至于使趙高之輩說二世  
以此而比舜禹於匹夫傭奴曰如斯而有天下奚  
用為哉不亦已甚乎宜哉亡其躬矣余想不驕不  
陋唯其禮而已不泰不儉唯其中而已夫舜禹世  
質時遠然既貴且富如何其居匹夫之宅服匹夫  
之服哉故今直據尚書以示其不極儉陋也雖然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  
其不遜也寧固後世之驕君不可不誠



為公論

諸書皆稱太公一老漁父而已余校之經則詩云尚父鷹揚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太公亦居其一焉孟子曰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西伯養老而歸與伯夷同稱以天下之大老且其女邑姜配武王有大國之齊夫太公年七八十餘西伯又老武王亦必未壯年如何武王及此時未有室家而卒納一漁父之女為元妃夫人哉齊視諸國為最大而以周召之至親大功封于魯燕如何封踈

賤之漁父於齊之太邦哉余想太公者本以太公之後相繼封於申呂而為東海上人則齊乃其故國邪由是觀之舜之耕歷山伯夷之餓首陽太公之釣渭水皆是國君州伯之避世遁國而寓於鄙事者也周衰道廢戰國說客縱橫之徒恣振辯舌而齊東野語之所云世人不察焉幸有孟子出而闢之廓如也於是人知伊尹之不割烹百里奚之不自鬻也亦快乎余於太公之事有疑已久頃見古今人物論及瑯琊代醉編有虞舜許由非匹夫



論始覺余之疑之不苟也故知太公者以侯伯之  
裔賢而寓於漁文王用之邑姜亦賢而為好逑武  
王納之如此而后大公之事余何疑哉或曰國君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故  
賢則雖匹夫而舉之堯之於舜是也雖賤而師之  
湯之於阿衡文王之於太公是也或出於版築或  
起於魚鹽皆是賢而被用之類也今若子之論則  
貴愈貴賤愈賤而雖有繼絕世封後裔之事而無  
有尋野賢舉逸民之義歟曰不然也人唯知太公

之為一老漁父而不知其為封君之後知其為武  
王之外戚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封於營丘而不  
知其東海之屬齊也故今就太公以言之耳若夫  
無文王則必終於海濱而已然則貴未必貴賤未  
必賤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何必如子言哉  
士階三尺論太公論共是 先生得意之文  
也惺窩亦贊賞之

！  
春秋劈頭論



春秋劈頭論出焉或人問其題名之義對曰朱  
文公曰唯這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是所  
以題其名也春王正月此經開卷第一義也  
或問春秋者魯史之舊名耶抑孔子創名之耶林  
子曰魯史之舊名也孟子以晉棄楚禱抗而對言  
之且云其文則史韓宣子嘗觀易象魯春秋以為  
周之禮則孔子以前既有春秋名也明矣宋劉質  
夫謂春字似孔子所加而朱子無取之曰孔子述  
而不作易曰贊詩曰刪書曰叙禮曰傳皆述之之

謂也獨春秋曰作則此非其創製乎若然則名春  
秋亦非孔子之意乎曰不然其祖述憲章尚矣獨  
於春秋自稱曰其義其竊取之則雖因舊史與初  
作齊由是而言作春秋既作之後自題其名云者  
不足以信也歟詩書禮易之名未嘗改舊奈何獨  
改魯史之舊名哉曰先儒說非天子不改元隱公  
諸侯也曷為擅改元乎蓋曰平王四十有九年春  
正月而魯自稱元年哉曰紂雖暴天子也西伯雖  
聖諸侯也而猶服事殷書稱九年太統未集唐孔



氏雖有西伯改元之說然歐陽脩辯之至如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當紂三十三祀此時  
武王未爲天子何不云紂三十三祀而云十有三  
年哉西伯受命之年若不稱一年則必稱元年歟  
武王嗣國之初亦然若其不然則所謂九年云十  
三年云者自何年而數之乎推此類而執簡者書  
殷湯十八祀王即位不書樂五十三歲何不可之  
有左傳鄭子家與書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又  
曰文公二年六月壬申而不稱周王之年由是見

之當時列國各自紀其年若不然則諸侯之史無  
所繫事歟曰春王正月三代正朔不同或改時與  
月周建子爲歲首左氏所謂王周正月陳寵所謂  
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是也或改月不改時宜書冬  
正月而書春則假天時以立義也或時月皆不改  
宜書冬十月而書春正月所謂行夏之時之意  
也或周本改正朔魯國史官奉而從之或孔子筆  
削改易舊史或就舊文而不易之若是異論不知  
孰從曰此是以朱子之賢猶云所不易說也况於



求學乎維然錄測之則以其書元年而知從周也  
夏曰歲故胤征曰每歲孟春商曰祀故伊訓曰惟  
元祀十有二月周曰年故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  
春秋從周故書元年不書元歲奈何記周時而用  
夏令哉曰虞書稱九載三載二十有八載而稱定  
四時成歲又稱歲二月東巡狩周公歷述殷王之  
享國而言年不言祀孟子稱禹八年於外而不稱  
八歲然則歲祀年豈不通用乎曰虞書稱歲則前  
乎夏亦以建寅為正可知也况又虞書多是夏世

所記者乎周公孟子之語蓋自周人而追言之也  
若夫太甲元年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其所追稱亦  
復如此詠微子之白馬則知其有客於周廷見箕  
子之稱祀則著其不臣於武王歲祀年二字雖互  
用而於事不亦謹乎曰孔子答顏淵問為邦則曰  
行夏之時今春秋從周令何也曰不可一槩論焉  
一歲寒煖之候夏時為便所謂欽若昊天敬授民  
時者也故夏后氏以前皆用建寅春秋循文武之  
道而不改也時王之制令雖孔子何為擅改哉故



五代之禮雖相因然所損益可知矣其告顏淵以  
四代之禮樂者孔子兼存之從其善耳備在春秋  
中示法於百王何必獨在春王正月而已哉雖曰  
放鄭聲而詩不刪鄭風雖不存楚於國風而春秋  
書楚又雖有鄘風而春秋無鄘由是觀之雖曰行  
夏時而春秋不能不從周平王之詩降為國風僖  
公之頌躋廟周商於韶為盡善於武為未盡善是  
雖欲從周而復自有不能悉從者在焉此孔子之  
微旨也於春秋在在可以觀矣所以其告顏淵者

道正行而不相恃也曰其從周猶有說乎曰所謂  
魯有君子一變至於道昭公知禮遲遲而行其眷  
愛如此春秋列國之君皆書卒獨魚侯書薨又雖  
葬焉而不書弒其親之貴之以魯從周故也况周  
乎其從周尊周之意不言而可知矣奈何春王正  
月不從周也故曰吾從周春秋道名分何為皆周  
哉曰建寅之春本堯之欽天而百王常行之宜也  
周改冬為春則當書王春而今書春王何也曰傳  
出王次春正次王是其序也然疑春則非時王之



所可得而改正朔則任時王之可自改新由是雖  
周復似不改時故有王春春王之嫌先儒謂假天  
時以立義者蓋以此歟談何容易夫月改則春移  
春移則時移周於三正以建子為春謂之天統則  
何違天時哉故王在春下正在王下所以天人下  
體示教於後主也其體元而居正則諸儒先有成  
說今奚贅焉虞夏商之書或紀月日而不紀年或  
紀年與時不紀月日或紀時月而不紀年自至於  
春秋獨連書年時月日是與他經不同故讀易則

不知有書讀書則不知有詩讀詩則不知有禮讀  
禮則不知有春秋聖人之制作如化土之變應而  
六經一也其體不一是以今不接他經直以麟經  
可證周改時月凡物為災則書否則不書按隱九  
年三月大雨震電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  
正月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冬大  
無麥禾穞十年冬大雨雪二十九年秋大雨雹成  
元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定元年冬十  
月墮霜穀叔是等之類於周時為災於夏時不為



必春秋者用夏時何足以書為異哉然猶疑用夏之時以冬十月為歲首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無大事哉必有可繫事於冬十月以別餘月而使人知為歲首而今無一有之其改時月也明矣不待援它書之證而可以知焉曰公羊傳春者歲之始也何休曰昏斗指東方曰春又曰周之正月夏之十月月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程子曰春秋書八月大閱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其改月可見矣而春不改矣冬之不可為春猶如寒之不可

為暖夜之不可為晝萬古不可易也書王正月以見周王之正朔行於當世書春以見天時之不可違故雖探支春於子丑月而一歲循環終而復始是假天時以立義然後行夏時之意雖不言之自在其中歟曰吾亦疑焉或人之言曰春建寅而正月建子則時與月悖若復曰冬正月則冬者歲之終也正月者月之始也始與終背姑舍是而待來哲曰其引商元祀十二月與秦漢元年冬十月以為周本身不易時不改而後冠以夏時何也曰是



周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也如此則魯史每歲首  
當書冬十一月然以夏令則曰十月成梁以周令  
則曰十一月與梁成下偃謂十月魏公奔左傳曰十  
二月晉滅魏禮記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謂十一  
月與五月也趙岐注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謂五  
六月也不可謂月不易也其冠之以春者遂因前  
說而月不易為稍異耳周既改正朔孔子不改之  
而以春秋為天子之事者寓王法于此示天下後  
世也非必指改正朔也未學庸譎雖擬議先賢鉅

儒之緒論而朱子于茲嘗有欲言今借焉言其所  
欲言則聊不背朱子也曰周史所紀魯史所書孔  
子所筆削可得而聞乎曰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或  
曰舉或曰飛元是過字也云有奔馬踐死一犬云  
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云有矢死奔馬之下後世  
詩容文人之弄筆者巧拙如此况周魯之良史為  
高古乎又况於聖筆乎文學如游夏尚不能贊一  
詞也不亦謹嚴乎千載之下不易測其心雖然死  
恭大夫揚雄於漢編卒晉徵士陶潛于宋年奪曹



魏之受禪以與劉備排武璽之號周以紀李唐是  
取法諸春秋也今以類而推之則周史當書平王  
四十有九年春正月魯侯息姑立魯史當書隱公  
元年春正月公攝位或曰公即位是魯之受正朔  
于周也周之達諸侯之志也及乎其筆則筆削則  
削而後書元年春正月是筆之也書王於春正之  
間是所加也不書公即位是削之也蓋竊取之義  
不在茲乎曰其書王二月王三月者何也曰隱三  
年王二月七年王三月夫二正者二王之所迭用

也今王之二月殷王之正月也今生之三月夏王  
之正月也王者存二主之後使統其正朔何休雖  
有此說然程子曰日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  
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如何  
休說則雖云以斗指東為春而時月共自不能不  
改如程子說則雖改月而猶有不改時之意故先  
儒未定於一而今直依麟經以從周將為定焉庶  
乎正於有道

通明論



古曰德盛黃帝之所逐也蓋今之韃靼也其投化  
而久者曰熟韃靼其新到者曰生韃靼其猶夏之  
戒其嚴乎殷曰鬼方高宗之所克也周曰玁狁宣  
王之所伐也漢曰匈奴元魏曰高車部唐曰突厥  
曰回鶻及五季之時曰契丹趙宋曰遼當其寇掠  
之時乃驅逐之而去者不追故詩云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其不務外不拓遠唯能守中而不失禹服  
亦可也萬乘之多五等之列九州之廣何外宋哉  
中國之爲中國也亦可也其曰狄曰胡曰羯曰獯

曰虜皆賤惡之稱而獸類之犬種之也自後耶律  
氏雖盛於朔方然澶淵之役見趙氏之強而後爲  
兄弟伯叔之約于戈久止聘使互通殆百年完顏  
氏漸發遂滅耶律氏夫以阿骨打之勇力迪吉乃  
之暴猛兀朮等之善用兵無不有今日同宋而不  
克渡江且約且背一戰一和復數十年况有宗澤  
岳飛張韓劉等之勤王之軍節義之士乎奇渥溫  
氏勃起孔熾遂滅完顏氏既而其勢益盛愈大乃  
涉江而南趙氏將絕如纒方如是之危急猶有文



天祥粉骨軍中陸秀夫抱孤于舟裏張世傑浮  
海而沒謝枋得絕穀而死豈翹忠臣義人之志而  
已哉周程張朱道學遺風之所廣覃也吾偶見大  
明中世以降文武官人所著書乃稱今上德行政  
事與堯舜何異哉漢祖唐宗不足比焉稱執事者  
與伊傅周召何異哉蕭曹房杜不堪言焉豈非孟  
浪乎至如稱學術與孔顏同此意濂溪明道唯秀  
才而已其餘視之直下豈非妄誇乎稱文字則自  
比左屈遷固而超越唐宋豈非杜撰乎稱歌詩則

浸淫漢魏追逐李杜而跨過宋元雖然偶觸目則  
其文章詞賦稍覺淺近而輕薄視之中列集元朝  
文類則具眼者可知優劣然況於古人乎稱將帥  
者謂暗合孫吳指揮韓白雖然我關白兵入朝鮮  
彼來救之其百不能當我一則孫吳豈其然乎且  
欲異先儒之說則或妄作某氏家謀或謾自托曰  
發古塚以得奇異之書而屢議古人詈先輩皆是  
諛上誣下而自欺自衒者耶況天啓崇禎二十餘  
歲之際若暗而貪臣曲而偽璫孽用事內外壅滯



賄賂公行風俗頹敗學術雜亂異同萬端黎民奈  
何可堪哉於是關賊獻賊蟻屯蜂起所到莫不脅  
從所擊莫不偃靡關擄陝西獻擄四川甲申之年  
關賊果破燕京有內應而城門不守賊兵且攻且  
燒帝自經死后妃王子共殞命不夫哀乎未聞有  
一人可以碧葬者不甚恨乎獨吳三桂急往鞆靽  
頻乞接兵十萬而來擊會關賊焚燕京大虜掠而  
西三桂因發兵逐之走之賊雖相戰不得利乃弃  
所掠之女子財寶大半而去三桂追擊不歸於是

鞆靽人乘隙取燕京如入無人之地京師驚而  
愈懼南京史可法聞之立萬曆帝孫福王為天子  
即位于金陵鞆靽人率兵涉江亦有內應而南京敗  
福王為虜可法死之不亦痛悼乎於是鄭芝龍及  
弟鴻逵立高祖九世孫唐王為帝於福州風聞丙  
戌季秋之末鞆人入延平而福京亦亂敗不知果  
如何也夫以大明二百七八十年之流風餘韻而  
不過二三年而內爛而亡外鏖而消何其急速也  
明人之謗宋以者可以赧然三桂之謗鞆人猶如



唐之借回鶻乎韃之入燕京暴於回鶻爲唐患乎  
然則三桂之功與罪必有辯也可法之顛末雖未  
詳知然身既死則無異論歟宜哉天祥秀夫輩雖  
死如生是宋儒學問之餘力歟今之韃酋不可抗  
阿保機阿骨打鉄木真忽必烈之氣勢趙宋拒之  
掃之一百數十年久保宗社孰與大明纔二三年  
間悉殲哉明人之言宋人者可以罄口雖然三代  
姑舍是兩漢唐宋之引世與大明均是永長也而  
今如此可以痛歎矣且試言之彼曰我是淳維之

裔也豈無之子有舜禹焉知淳維之不爲賢也匈  
奴不可賤也以周大王之賢尚事獯鬻以漢帝之  
雄略才謀與匈奴爲兄弟行共爲婚姻平禮通書  
以唐太宗之英武而彼呼爲天可汗亦許之不爲  
不可也元魏指劉宋蕭梁爲鳴夷夷狄斥罵中國  
人則推喚曰漢然則北不必賤南不必貴且夫江  
南者荆楚吳越之地而福建者閩甌之域也詩云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吳越大國雖僭王而春秋於  
吳楚稱子者夷狄之也何得爲中國乎故遼與宋



與金分南北以爲兩朝亦非無其謂也耶况又胡元之混一南北乎曰不然今見其人物風俗則中國與江南古人禮義法制政事文章有猶在與北虜羶腥之卑而不知禮義去禽獸不遠者齊壤懸隔夫周南之風行于江漢之間則文王周公之德化及於楚奚疑哉太伯之至德教之於吳則越亦須受其餘波孰與淳維韓王信盧芳等之逃奔匈奴者哉不可同年而談也福王之所終李氏張氏之亂賊興亡未能知則復不得云如之何耳嗚

呼惟命不于常可畏哉且惟典午之季五胡十六夷狄雜霸中國者猛強盖世然或十數年或二三十年皆僅不滿半百而滅唯古今之間胡元累業一百五六十年是豈非鉄木真窩關台挖雷忽必烈父子兄弟伯姪相繼而雄武智計且用中國人物使爲政事之故乎今之韃酋所爲善惡未可知也就想蠻舶之往還於我者猶有在何其與中國不能相通而使蠢爾蚩種涉我域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則國家者非散焉者之所議也狄與蠻雖



爲異方然其獸心之所向何異哉戒之慎之奈何奈何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目錄

論下

神武天皇論

綏靖天皇論二篇

懿德天皇論

孝靈天皇論

開化天皇論

七武餘論

山王論







之謂乎以其與交龍雜居故有海神交會之說乎  
其所齋特而來者或有墳典索丘蝌斗文字歟故  
有天書神書龍書之說乎以其三以天下讓故遂  
以三讓兩字揭于伊勢皇太神宮乎其牽合附會  
雖如此而似有其理夫天孫誠若為所謂天神之  
子者何不降畿邦而來於西鄙葭爾之僻地耶何  
不早都中州善國而瓊杵彥火鷗草三世居于日  
向而沒耶神武四十五歲東征到安藝國明年入  
吉備國比及三年修舟楫聚兵食其後至河內國

與長髓彥大戰于孔舍衛坂既而獲克遂殺長髓  
彥入大倭國建橿原宮且夫以神武之雄畧其難  
如此又何哉天孫之有大已貴神武之有長髓彥  
或相拒或相戰是亦可恠焉想其大已貴長髓彥  
者我邦古昔之酋長而神武者代而立者耶嗚呼  
姬氏孫子本支百世可至萬世而為君不亦盛乎  
彼強大之吳雖見滅於越而我邦之寶祚與天地  
無窮余於是愈信太伯之為至德也設使圓月復  
生謂余言何哉或曰吾邦以八咫鏡草薙劍八坂



瓊爲三種神器自靈神繼天而馭宇內固有二器  
惟鏡惟劔惟璽乃出于天成歷代寶之今若子之  
言則是亦異邦之寶器而出于人為也奈何對曰  
太伯之逃去時豈不有器物可提携龍藏乎其祖  
公劉干戈戚揚有以啓行太伯何不則乃祖之法  
哉只讓天下而已想太伯不爲匹夫之行歟所謂  
端委而治又可見矣於吳則有季札劔夫差屬鏤  
之類傳于周則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之類且古  
天子班五瑞于群后想太伯何不執圭璧以爲信

乎然則所謂三神器與赤刀弘璧瑞玉類也耶若  
論天成人爲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天人一體道器無間故有理則有物有物則有  
形有形則有器夫物之有成也本乎自然譬如穿  
牛鼻絡馬首人皆知牽繩羈勒之作在於人而不  
知牽繩羈勒之作由於牛馬三神器之作亦猶是  
也不獨此而已聖人之制作皆如此矣何怪之有  
且余嘗推神書之意則三器者三德也人心之虛  
靈不昧整以茹之是智也非鏡乎人心之全德圓



成渾然如玉是仁也非壘乎人心之剛直果決義  
以斷之是勇也非劍乎三器者神也三德者心也  
心者神明之舍也是以一而三三而一未嘗始有  
異者也蓋神本無方假器以象之心本無迹隨物  
而應之天人之際微矣哉豈以毫髮而隔哉爲人  
之上而以三德治國家永可以保三神器之大寶  
若舍德取器則抑末矣古之讀神書者知而不言  
今之讀神書者詐而不知余是故聊論之此耳曰  
三寶既聞命矣今予云太伯與蛟龍雜處故有海

神交通之說然則女登感神龍生炎帝劉媪遇交  
龍產高祖及赤電太虹玄鳥巨迹之祥史氏之所  
記儒先之所論皆可廢耶奈何曰誠然也天地之  
始未嘗先有人則人固有化而生者是天地之氣  
生之也故有氣化有形化鳳凰之生異於衆禽神  
龍之生異於群鱗物既有狀者則神聖之生必有  
異於人是雖理之變而不可謂無之也今余之所  
云非謂之但就太伯而建言耳曰晉書載日本蓋  
夏后少康之裔也按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



斷髮處江淮之陂與鼃鼃魚鱉為伍遂為越國由  
是觀之吳越共近于我邦一葦之杭往來之易以  
為太伯之子孫乎以為少康之後昆乎是亦未可  
知也子推之以為太伯為夏后必與圓月同獲罪  
于時乎不若只從日本紀之舊儀而敬我邦固有  
之神皇不亦可乎曰是亦然也太伯之事乃古人  
多言之余不始言之少康之事晉書姑備一說誠  
是上世之遠也不易詳知也余今生乎千載之下  
叨叨及此子之駁余固宜雖然論于門者論于朝

廷者古之人行之孔子之作春秋記用周正其告  
顏子則以行夏之時有公有私道並行而不相悖  
也若使余讀日本紀何必敢為哉

綏靖天皇論

初神武娶事代主之女為元妃生綏靖及神八井  
耳四十二年綏靖為太子七十六年神武崩先是  
綏靖庶兄手研耳年長矣久行朝機及神武沒潛  
謀欲害太子及神八井耳於是太子知之遂與神  
八井耳射殺手研耳夫太子者國之嗣而君父之



所命惟重故太子一定而絕人之窺望今綏靖之  
立也既在神武之時而久歷年序宜以為後也手  
研耳雖稍長如何在君父之喪不為哀戚忽欲奪  
而伐之乎其罪著矣若夫神武之不立長而立綏  
靖者嫡庶之分乎賢不肖之不等乎罷廢之異乎  
不可知也唐太子建成忌秦王世民將殺之秦王  
聞之乃射殺建成及元吉後之修史者書曰世民  
弑太子建成而聲太宗之罪矣然遂有天下者太  
宗也然則綏靖者吾邦之太宗乎曰神武之立綏

靖者以母愛乎手研耳若不肖則何不早為之廢  
哉彼終神武之世行國事一旦逮帝沒而我弟為  
君於是思念我既為兄何其不為乎譬猶如堯崩  
而四凶之惡著矣耶綏靖未聞有如紂之惡也手  
研耳何不思微子之行哉是固有罪焉綏靖宜若  
無罪焉夫建成為太子而手研耳不得為太子世  
民未初為太子而綏靖早立為太子故曰宜若無  
罪焉然兄弟之相戮也何其悲也

又



綏靖元妃五十鈴依姬者事代主之少女而神武元妃之妹也則於綏靖為從母母之姊妹曰前母又曰姨此則玉依姬者鷓草之姨也而以為妻後乎此則推古者敏達之妹也持統者天武之姪也皆以為后文武娶淡海公長女藤原夫人生聖武聖武亦娶淡海公少女光明子淡海公之於文武聖武猶如事代主之於神武綏靖也夫神武綏靖時世草昧禮法未備乎彼不比等者制律令頒于諸州後世推之以為大臣之隆盛然使妻于二帝是獨何哉

不能無疑者耶

懿德天皇論

懿德帝即位之元年者當于周敬王十年而魯昭公三十二年也是時蓋孔子年四十有二矣於是世俗之說論語者迂曲傳會謂三善清行引范史以日本為君子國所謂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何陋之有是也蓋君子斥懿德帝而又以乘釋淳海之嘆為求于日本之證余欲其說不賤時人故表出以書之庶幾勿狎侮聖言



孝靈天皇論

孝靈帝五年近州地圻而湖水湛駿州富士山出論曰世所傳孝靈即位之五年近江國湖水初涌而駿河國富士山乃見焉是日本紀所不載而都言道富士山記亦不言之唯民俗之所稱說蓋未足信也然開闢之時洪荒之代土壤之聚凝未必無遲速故山上有螺蛤殼者是水沫凝固也后世伊豆海薩摩海或生嶋嶼者亦史之記不可誣也或昔無而今有或古有而今沒或古今與天地俱

在者有焉或前則丘而後爲瀆或澤而淵而一旦枯作田不待人之築鑿也若今遠州荒井者俗傳大螺不知其數自山發入海其迹作海巨舟往來問津輻湊之類是也譬如人身有生而疣癭者又有骨骼高大者有病而生癰癩者有腫潰破裂爲陷死者有瘰而結核者是人身血肉之變也水土之變亦復如是故曰草木者毛髮也川流者血脉也土者肉也石者骨也及其多而廣大也而爲山嶽焉爲河海焉由是推之湖水不涌于開闢之初



而湛于後世士峯不出于洪荒之昔而見於中葉  
是又未可知也况其所謂新山初見於貞觀之年  
者都氏之記亦既有之乎言未已有笑于列者曰  
子之所云水涌山出理或然乎夫水由地中行猶  
有伏見不知土亦然乎近州之士移積駿州以爲  
飛來耶以爲鬼神所運耶抑亦近州之地脈張突  
忽達於駿州而墳起堆出以成高大耶唯其近駿  
各州湖自涌山自出是於理爲近乎余答曰山有  
飛而來有浮而來有神靈所造所謂飛來峰羅浮

山巨靈手迹之屬是也若論六合之內外則有常  
談有非常談矣理其然哉而天地之間陰陽之運  
鬼神之妙有常有變以耳目而疑所未視聽是見  
鼯鼠墳地而不知地震之理聞地震之名而不知  
陰陽相歷之義泥陰陽之迹而不知洪造之變化  
故由道觀之天地亦物也而况區區一湖一山乎  
然此則我邦之洞庭太山也故書此又春秋綱目  
書物始之法也

開化天皇論



開化者孝元之子也母曰鬱色謏命孝元又娶伊  
香色謏命生彥太忍信命是武內宿禰之祖也孝  
元崩開化即位六年納伊香色謏命生崇神論曰  
開化之丞庶母也中篝之言不可道也者耶夫君  
者人倫三綱之魁也為人之上者禽獸之行奈何  
能治國家蓋開化者幸而免者乎及後世近衛帝  
娶藤右相公藤原之女為后帝沒居近衛河原謂之  
近衛河原太后永曆帝聞其美欲納之群臣諫曰  
唐高宗納太宗才人武氏所謂則天皇后也除此

未嘗聞如此之例也其不言開化者蓋諱之也後  
白河上皇諫而不聽永曆帝曰天子無父母遂納  
太后于麗景殿今攷族系則近衛者鳥羽帝子而  
後白河異母弟也二條帝者後白河子也以近衛  
為叔父則太后之於二條有長嫂之義不親授之  
禮奈何侈欲播放自為配耦哉我於此乎錄開化  
二條以并按焉嗚呼三綱絕矣亦孔之醜若夫伊  
香色謏之再嫁近衛后之二醮共雖及亂而二后  
之罪不如一帝之自速自作故數一帝而略二后



是以詩刺鴉之奔奔禮戒禽獸聚塵嗚呼聖人之  
垂訓也嚴哉以上六篇元和四年作

按先生常有欲修國史之志試作此論然  
文獻不足且字多醜醜以後無實錄而釋史  
小說所記多可疑者未遑討論故其志不遂  
而罷

七武餘論 井序

男恕行有餘力而撰七武一篇不日而成余見

之則五百餘歲之治亂晰乎一覽數十時世之  
盛衰備于寸眸其詞不俗其評不暗可謂公論  
可謂宏詞昔題七體者蕭統採之皆兼襲之步  
驟之音字麗句眩于紙上而所教不多蓋是諷  
而勸百也獨柳柳州之晉問與彼七體不同  
不唯文章壯麗而已歸諸唐堯之遺風在晉而  
不泯也今七武論古今武帥而終歸諸湯武仁  
義之兵則其垂訓示誨真有益矣於是學邯鄲  
步于太史公牛馬走而匍匐于文房勃率盤踞



于燈下云

古將帥

太史公曰本朝遠古神武而不殺置而不論遠于日本武尊西征東伐皆歸美於天子不為已有爾來敵王憐者雖間有之征伐賞罰皆出自天子故將門殞首于東關純女沒身于南海其餘不邊勝數也其奉命擊賊者悉由左右幟府所節制其幟府惟文惟武常調護朝廷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庶績成於是諸別無不壹於正嗚呼我其思

誰乎古之人古之人是故樵夫談王童子不道羈誠哉

平相國

太史公曰余聞之稗官曰兼保天子賜裸于平忠盛而後產清盛清盛者蓋天子之孽子乎秘之世希知焉誰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宜哉膺時運乘風雲執闡國兵馬之權致位相國以其子毒天子以其家屬守官食邑躬為外祖父按安德帝而極敖恣欲京師為之側目百姓為之蹙頞雖然恐罪



而不敢言也清盛妻生子見其爲女也於是妻密  
取他男以易之宗盛是也宜哉清盛之雄畧而宗  
盛之昏弱也獨重盛諫父不聽方其犯天子之時  
業已戎衣重盛衣冠以入清盛恚惋表素衣而出  
復諫之不聽於是聚兵以觀之清盛懼之不能犯  
帝昔嘗嘗奉之所爲也重盛有焉

鎌倉右大將

太史公曰源賴朝以轉徙流內之身揚東州輕黠  
之燼以爲大邦之狼烟遣子弟家族殺義仲遂滅

平氏保元上皇賞之以六十餘國惣使司自是以  
降國司輕而守衛重領主弱而地頭強卒之朝廷  
衰矣起於上皇之濫賞是誰之愆歟或曰舜之行  
四罪也幽崇羽三危皆得其處所謂五流五宅是  
也平氏之流賴朝于豆州不得其處也彼父祖之  
士率多在東州故其燼易發歟平氏於是失刑矣  
雖至今耀武擗國者皆以賴朝爲蒿矢

源將軍尊氏

太史公曰我朝禪繼有二神器相授受久矣其鼎



秦靈漢劍不足比並南帝傳二器有真矣尊氏犯  
闕則為賊有罪故懼而執他主以為帝嫌於二帝  
相爭而已免賊名是其宿姦歟昔聖人作春秋齊  
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誅心之法聖筆嚴矣哉知  
此義者諸葛武侯斥曹氏以為賊夫惟名分之不  
紊如是而已雖然藤房義貞正成父子忠臣義士  
相尋而沒南帝不絕如綫殆寓公之不若也尊氏  
世世執國柄居柳營延及二百數十歲况又吉野  
掃地二器北遷乎天若有知如之何哉人之怨天

平人之獲罪于天平詩云彼蒼蒼者天吁

平信長

太史公曰信長者天性刻薄之人也然用兵不減  
古猛士故勃起於一方驅騁於他州其麾下先驅  
攻城野戰有功者賞之踰時罰之過法兄弟相戮  
功臣相疑雖有猛勇而不有文故一旦取之他日  
失之幸方諸方瓜分之日既欲制二十餘國若使  
克終其政不可量也養虎不知其饒飼馬不察其  
撲緣如光秀者啞人之虎也彼履尾而不戒不亦



悲乎古云戒于不虞信長何不戒哉

豐臣大閣

太史公曰秀吉匹夫之奴隸而用軍好謀遂領國  
國掌關白職弄天子於掌上睨侯伯于目下古今  
一人而已初從信長如狐藉虎威乎後率諸將似  
虎驅羊鹿乎天皇幸于聚樂使侯伯胥盟不背關  
白命附關白于秀次使朝廷推奉以授大閣号其  
政大於賴朝其威盛於義滿遊觀于伏見大坂輿  
馬舟舸夾道盈堤使百姓縱觀其壯麗而尊貴也

昔漢祖起自負賤竟踐帝位國之小大雖異非異  
日之談也真雄雌哉唐太宗明君也然好名故遣  
衆擊高麗敗績而生還者鮮雖秀吉亦有此役殆  
七八年果何益矣二國之民命共屠滅而已玩兵  
贖武嗚呼惜哉

怨也所作七武其始論古將帥次論清盛次  
論賴朝次論尊氏次論信長次論秀吉次以  
總論結之凡七段也 先生餘論不及總論  
故六段也然不改其題號



山王論

剝啄容讀敷山之緣來將見主翁而有問焉應門  
五尺之童謁之容問曰山王者何也對曰童子羞  
稱霸而不稱王况彼乎然嘗側聞焉周靈王太子  
喬一且仙去入天台山上帝入之上界官府命為  
桐栢真人右弼王桐栢天台之別稱也建其廟于  
山中號為真君祭之有效祈之必應俗呼為山王  
土地僧普明入天台為智者弟子以講堂隘小故  
欲改作之章安諫之明得巨材杉柱泛海送來章

安竒之其建堂之日感動山王自佛隴至干梵其  
地大震亦是指真君為山王也若夫後唐韶州靈  
樹院僧如敏入地中又出曰吾與山王有舊其外  
須彌山王等之號亦是蓋山神山祇山靈之異稱  
乎容曰豎三點橫一點橫三點豎一點是何謂也  
對曰山王之跡除今所說更無別義彼准字三  
點殊分拆之以擬一念三千一念之意蓋橫  
三豎川之類也不足辯也曰吾國之昔唯稱日吉  
神而已其稱山王者昉於最澄乎白國史舊記日



吉神者素盞烏神之孫大歲神之子大山咋神是也與異域他山之真君不可同年而語矣此山本曰禪叡又曰日枝又曰比叡皆是假借之字也澄赴唐傳台教歸來以佛法比于叡連山曰天台寺配年號曰延曆客曰如童子之言彼何牽合附會之甚乎雖然一句一字一畫一點非無其理則豎三橫一等之說猶不貽疑乎曰提婆品所謂龍女成佛於此經為最要故拆提婆二字為提波女三字拆妙法二字為少女去水四字即是附會也皆

是後來台徒之戲論也雖然般若多羅路行踏水之識幸字脚羅沙之謎若斯之類不少余何饒舌將入戶客由其神曰白鬚神者湖水之主乎其與佛晤語有之乎曰然杭州西湖有靈謂之湖光鬼神之馮山水者宇宙之間昭昭矣其二云見湖水七變為蘆原者假麻姑見東海三為桑田而設此說雖然世稱孝靈帝之馭寓近江國地圻湖水湛駿河國富士山出即七變之蘆原是何時乎釋迦不來支那況日域乎客既知牽合附會之甚可以觀



矣若又以白鬚神為讓此地於佛者又是定光神  
人讓天台於智者之故事乎似則似也不亦牽合  
乎曰彼山誅茅之初掘地時紅舌之讀經及木佛  
解語樹頭放光等事果有之乎曰北齊武成帝時  
并州東山有誦經聲就見之一舌而已彼徒曰持  
法華者六根不壞故舌猶在又五侯寺僧雍州僧  
常持經死後骸骨皆枯而舌獨存如是之例載在  
僧傳浮屠之誇說真偽未可知也台徒慕其例誇  
張之乎彼既云木佛有靈雖然又曰木佛不渡火

泥佛不渡水可謂衡決矣湖水既有光山中何無  
光乎水之深也山之幽也自有精爽有時發揚光  
輝何怪乎曰彼以諸神為末以諸佛菩薩明王諸  
天為本配合之立為七社且分上中下為二十一  
其所圖寫或帝王之容宰官之形或僧形或奇恠  
魁梧之形是何謂也曰彼以分身言之耳大悲一  
身化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  
目以一心接之乎以無心接之乎雖幾百社可也  
况七社乎夫日吉者社稷之神也鎮國之神也誰



迎異域之神亂之乎昔田氏自陳逃入齊歷數世  
 遂取其國廢姜姓為田姓君衰臣盛臣為其主客  
 強主弱客奪其家譬猶八百歲之猿猱掠虛星獸  
 之地自旃申陽洞乎客聞而驚恠於是童入問曰  
 戶外有客詰山王而不已主翁笑曰王喬控鶴以  
 冲天此非天台山賦之詞乎與日吉神何干哉攻  
 乎異端斯害也已言畢就睡客亦去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目錄

辯

欽明天皇辯 十七條憲章辯

蘇馬子辯二篇 片岡鐵人辯

光明皇后辯 還亡辯二篇

火雷神辯 平氏遷都辯

菅諫議圓爾問答辯

助字辯 絕句辯

三體詩古文真實辯



倭漢朗詠集辯

元亨釋書辯二篇

放生辯

地震辯

浦嶋子辯

惟喬辯

將帥辯關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辯

欽明天王辯

欽明十有三年冬十月十三日百濟國聖明王使大夫西部姬氏貢釋迦銅像及經論幡蓋上問羣臣曰西蕃獻佛其貌偉麗不知可拜不大臣蘇稱目奏對曰勿慮也大連物尾與中臣鎌子等言我國家之治天下也恒以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有典友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



帝曰卿曹言爾也然聖明之貢不可舍也誰奉斯  
神者猶曰稽首請之乃賜像焉夫欽明者我朝之  
孝明乎稽首者我朝之楚英乎夫二明之同名也  
何爲明于彼而暗于此也若令帝踐尾與錄子之  
言則可謂明矣不則遺千歲之感不可謂明矣然  
則欽明帝之爲明也何

十七條憲章辯

或問推古十二年夏四月聖德太子作憲令十七  
條是否曰是曰其第二章如何曰不知曰其詞曰

篤信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云云曰其十六可也  
其此一不可也老聃曰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吁入于佛乎入于  
老乎我則異於是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  
政事佛老之寶危孟子之寶安吁太子之不知之  
不幸乎

蘇馬子辯

或問蘇馬子好佛是否曰有之馬子因入耳皇子  
之勸最信佛法崇峻天皇語皇子曰馬子外雖崇



佛內甚詐誦其侈縱矯虐鄉以為若之何五年冬  
十月或獻山猪八耳侍馬帝顧視曰安得如斯猪  
頭切佞臣頭八耳私謂禍始於此時有蘇黨者告  
之馬子募勇士漢直駒弒帝十一月乙巳駒入天  
座馬子賜駒不嘗駒託功不慎有醜聲馬子怒縛  
駒庭樹自射顛烏呼馬子之弒君誠佛之罪也若  
使馬子知夫五典則豈如此乎為人而不知五典  
非人也夫名者實之賓也馬子駒共是人面獸心  
而已其名固當昔者我孟軻氏聞楊墨以其無君

無父故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  
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滄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馬子非啻駸駸入於其  
中而已至其犯上好亂之事則佛法之為敵也大  
矣不可不戒之

又

林子曰八耳弒天王或曰國史書曰馬子弒崇峻  
天王其不同何也林子對曰八耳弒天王是春秋  
之法也春秋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



弒其君夷實公子宋爲之而書歸生何也左氏曰  
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胡氏傳云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  
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  
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其歸生與宋並爲  
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  
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  
故以弒君之罪歸于歸生爲後世鑒按八耳太子  
曰蘇氏可謂奢侈然願陛下以忍恕覆億兆者仁

也及天王語之以猪頭斬鬻之言先馬子而不討  
之而使其如是不武也八耳爲太子攝國政馬子  
爲僕射共向誅物守屋然則胡氏所謂夫二不從  
之言皆有之可謂權不足也其後馬子疾革太子  
使其劓髮自投具戒於是乎太子之黨于馬子也  
明矣何其薄于天王而厚于蘇氏乎是亦好佛之  
罪也夫烏乎此事若經聖人之筆削則必書曰崇  
峻天王五年冬十有一月乙巳太子八耳弒天皇  
故林子曰八耳弒天王



片岡餓人辯

或問推古天王二十有一年癸酉南天竺菩提達磨來遊此方是否曰其年冬十有二月朔聖德太子過和之片岡於時有飢人弊服襤褸而卧路傍太子偶見之令問姓名不對作倭歌相酬答太子與之衣食而死築墓而葬焉其時曾無以為達磨也後人之銜于禪者附會以言之至如俗呼其地号達磨墳又建達磨寺則益大及兎關編元亨釋書為之傳則愈亂真也我想其餓孳亦當時之異人

而已何以為磨乎世人之惑也不可不解之或曰文殊也又誣矣

光明皇后辯

皇后光明子者聖武帝之后而淡海公之女也甚好佛勸帝造寺像國分東大寺是也又建温室令貴賤取浴后誓曰我親去千人垢君臣懼之后壯志不可沮也既而竟九百九十九人最後有一人化現阿閃佛林子曰皇后之去垢也不可莫大於焉何為如此哉是亦好佛之罪乎帝之不制后何



哉女惑男者光明子是也帝之不見之不聞之冕  
旒蔽目乎絳纊塞耳乎見之聞之而不制之乎實  
不見不聞而不知之乎帝之惑也何哉亦復好佛  
之罪乎或曰虎關曰光明子者婦人之柳下惠也  
如何曰柳下惠則可也光明子則不可也至如此  
則君不君婦不婦其位何在哉謂棄位而放不可  
謂貞者於光明后有焉或曰然則外在佛內在淫  
乎曰云爾可也不云爾可也是則好佛之罪而已

還亡辯

沙門玄昉者義淵之徒也靈龜二年入唐留學天  
平七年伴太使多治廣成而歸其后夭死于筑紫  
世傳初昉之在唐也唐人相昉曰玄昉者還亡也  
子還於日本必亡矣不如留焉與其及之昉忌之  
而不能無心於故國竟歸而遇害林子曰昔漢祖  
嘗欲宿于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岑  
彭伐蜀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  
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故史臣論曰高祖  
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



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是似  
玄昉而實不然昉縱在唐亦有淫惡何全身乎雖  
歸朝若無淫惡何生災乎昉之淫也蠱也皆可謂  
惡矣支那本邦易地皆然虎關所謂雖有才行不  
治者不爲丈夫也者吾有取焉然亦其名是一奇乎

又

或問藤廣嗣靈殺玄昉有諸曰有之天平十八年  
夏六月筑紫觀世音寺成昉爲慶導師乘輿入殿  
忽空中捉捉昉不見其形昉騰不見後昉頭落輿

福寺唐院其頭上有玄昉二字故知爲昉也初大  
宰府都督司馬藤廣嗣妻美昉通夜鳥使司馬噫  
之故與藤氏有隙十二年廣嗣反大將軍野東人  
討之司馬死而數年矣蓋其靈爲之也其靈今之  
松浦明神是也曰然則佛氏之說有此乎何子平  
生酷排釋氏乎曰善乎子之問也我公言之秋  
也子聽之子聽之昔玄昉因事侍皇后光明而私  
焉獨廣嗣知之聞上曰昉以巫蠱私通皇后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上不疑昉却譖廣嗣於是貶太



宰府都督遂令野東人征之廣嗣怒而鞭馬入海而沒然則昉之淫亂也久矣宜乎其之遭天也又如廣嗣者則可謂之良霄之流乎霄之事子產一辯析之見彼而此亦可見何勞予言烏乎釋玄昉僧正私于藤后淫于藤室是歟非歟烏乎

火雷神辯

或問管靈奮激震藤氏是否曰管丞相者本朝所謂四道之儒其一曰紀傳者為之宗昌泰四年因左僕射藤時平之讒左遷太宰府都督而薨烏乎

不幸之命矣夫延長八年夏六月二十一日戶部尚書藤清貫尚書右中丞平希世等於清涼殿為雷震死帝惶怖遷常寧殿其外崇福法隆延曆檀林等諸大寺及大內之燒災皆是所謂火雷氣毒王之為也又名火雷神此二名者俗說也不足取之凡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或謂程子曰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當孰使之曰夫為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



羅山文集卷二十六  
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人作惡有惡氣與  
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  
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  
亦惡氣也或又問胡氏曰雷何為而然者有形耶  
有神耶曰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  
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言非如異端所謂龍車  
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凡天地造化之迹  
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偽誕之說而終不能  
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按春秋僖公十五年秋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氏曰罪之也於是展  
氏有隱慝焉杜氏謂震者雷電擊之隱惡非法所  
得尊貴罪所不加故云爾夫時平等有讒譖之罪  
是人所共見也有貴戚之爵是罪所不加也然其  
不善與夫天地之惡氣相遇是理之必然也何有  
如所謂天神之眷屬使者別有火雷神使之然之  
理卒其誣不待余言而明矣曰時平何不遭震乎  
曰清貫希世黨于時平之隱慝故及時平幸而免  
又崇福已下及大內者亦唯災而已天火曰火人



火曰火又人火為害者亦曰火

平氏遷都辯

按國史云神武天皇元年辛酉始即皇帝位于日向州宮崎郡五十九年己未冬十月東巡守至于大和州柏原而都是謂柏原宮或作檀原自此下至景行天皇共十二代者都于和州而不徙于他州成務天皇元年都近江州滋賀郡仲哀天皇二年秋九月遷都長門州豐浦皇后神功都和州輕嶋明宮應神天皇都和州岩根稚櫻宮仁德天皇元年

都稱津州難波郡高津宮履中天皇二年都和州十市郡反正天皇元年都河內國樂籬宮允恭天皇四十二年都和州飛鳥宮雄略天皇二十一年都和州泊瀨朝倉宮繼體天皇五年都山城州綴喜十二年遷乙訓宣化天皇元年都和州檜隈入野孝德天皇建元大化元年都攝州長良造宮于豐崎齊明天皇二年都和州岡本天智天皇六年春三月己卯遷都于近州志賀大津宮天武天皇元年秋九月移和州岡本宮今年大友皇子亂故



無遷都禮持統文武二代者造宮于和州藤原元  
明元正聖武孝謙廢帝稱德光仁七代者都和州  
平城平城所謂奈良也桓武天皇延曆三年冬十  
月二日自奈良京春日里遷都于山城別長岡十  
二年春正月遣御史大夫藤小黑尚書左丞紀古  
佐美及僧賢璟等相城州葛野郡宇多村新城之  
地復奏曰見此地勢左背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  
四者相應之地也最足定帝都焉於是十有三  
年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一日自長岡徙都焉謂之

平安城自古諸州諸郡多建都宮未有善焉故帝  
詔郡臣陶造八尺之士偶人介冑帶鐵弓矢瘞之  
于東山之下而西面矣為使其守護此京故号曰  
將軍冢蓋欲此京之長久而不遷於他州也嵯峨  
天皇之御宇也有事將遷都公卿群臣及天下之  
人民憂之帝則已其後及高倉天皇治養四年夏  
六月二日平相國清盛奉幼主安德天皇也遷都于攝  
州兵庫福原叡山衆徒捧狀奏新舊二京之利害  
凡十七條廢舊貶新帝亦愁之因此冬十一月二



十三日翠華至自福原復都或曰十二日林子曰清  
盛有若董卓高歡朱全忠然自漢已來賊臣竊國  
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  
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万口高歡自洛陽遷魏於  
鄴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卓不旋踵而死曹氏  
竟覆漢魏唐之祚終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  
由來一揆也夫都城者和州為善是以上自神武  
下至桓武大率都焉如有間遷亦為不多城州之  
為地又益善故桓武相攸于此為万世不易之事

然清盛誇元舅之權為遷都之事暴虐滔天壞民  
屋害入民者不可勝計故我與董高朱之輩列之

菅諫議圓爾問答辯

王荆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  
為亞聖後無傳焉何也文定曰豈無人耶江西馬  
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靈峯岩頭丹霞雲  
門荆公不解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泊收拾不  
往一時賢哲盡歸釋氏焉又陳后山為比丘曇潛  
作面壁庵記曰禪人祖圓覺老師自天竺來居嵩



高少林道場蓋面壁者九年其末云夫道一而今  
之教者三三家之徒相與訾訾三聖之道非異其  
傳與不傳也耶孔子之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  
之後則有荀卿曾與之後則有孟軻端木賜之後  
則有莊休而荀孟莊之後無聞焉李氏之傳關尹  
子之後無聞焉釋自能仁二十八世而為初祖祖  
之東六世而為曹溪曹溪至于今又十有五世而  
儒老子之徒欲與校其源委誤矣張陳二人之歸  
于禪乃如此吁不聞吾道之罪乎何為其言之固

哉又本朝儒者管諫議為長與禪僧圓爾逢于莊  
嚴藏院大相國藤道家為之地寒溫已相國曰管  
公本朝大儒常含釋歷儒今兩雄相遇何有常話  
乎輸贏可占耳爾曰兼聞管公從事儒術是否諫  
議色莊而曰然爾曰我法之中佛佛授手祖祖相  
傳不因師兼為虛設焉故其自世尊五十五世達  
磨已來二十七葉大風之末力雖不揚鴻毛猶以  
系受稱釋子以釋例儒亦當然也不知公於孔子  
幾世乎諫議不答退而謂人曰我欲與辯圓角道



義彼以世系而言故余且箝口而已此事鍊虎關  
載諸元亨釋書辯圓傳以爲門楣吁道之不傳也  
夫何爲諫議之不言哉我請述之夫八宗者密者  
龍猛法相者彌勒天台者於支那章安華嚴者龍  
樹三論者文殊律者優婆塞成實者迦梨俱舍者  
天親皆是佛滅已後或數百年或一千年之間出  
來者也今附爾之言不因師授爲虛設則夫八宗  
之爲設也皆虛而禪者之爲設也獨實乎是大不  
然也若自八宗而言之則禪所謂迦葉密附者不

知出于何經乎太梵末王問佛決疑經亦疑矣又  
曰禪至師子尊者而絕矣然則於其異端之中已  
互有駁難何至于言我道之事乎烏乎大矣哉我  
道之傳也竟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得其傳乎  
百世之下者濂溪周先生也濂溪傳之河南程子  
兩夫子程子傳之新安朱夫子朱夫子之後不可  
勝計也其所傳者何也道也所謂大學之道也非



向所謂異端之道也其我道者安在哉道遠乎我  
欲道道斯至也奈其不欲何若欲之則在于邇不  
在于遠邇者何也其書則四書五經其位則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事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則非如口傳耳授密相  
附屬者特此心之體隱乎人君躬行之中百姓日  
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  
盡者則得其傳耳惜乎夫王張等遂不聞道也又  
夫辯圓之輩何足算乎

助字辯

或問林子助字如何曰柳河東答杜溫夫書曰但  
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  
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  
宜考前聞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  
也故洪容齋謂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  
牛于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知乎不可諫而不諫  
可謂不知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諫不  
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



謂不知乎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入之意飛  
動此難以爲温夫輩言也唯博見經書以可具眼  
不易草草言也

絕句辯

詩之自然者在擊壤集擊壤集者邵康節自樂之  
詩也仲芳梅窓讀易云老屋蕭條傍礪陰滿庭積  
雪碧窓深曉來倚月讀周易一樹梅花天地心九  
鼎美人如春風云吹則爲寒噀則春美人盎盎滿  
腔仁那知顏子和風后又觀河南程伯淳此二首

似康節乎它人道不得底言語或曰比邵翁失於  
巧

三體詩古文真寶辯

本朝之泥于文字者學詩則專以三體唐詩學文  
則專以古文真寶皆以爲周伯弼林以正有益于  
世也寔二集之詩文精密明暢習之則亦有益于  
文字乎曰俞雖然失于隘矣念哉

倭漢朗詠集辯

或問四條藤原相公任之所編倭漢朗詠集其中



詩句和平協于詠吟便于國俗是也曰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卜商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又曰嗟歎之不足故求歌之蓋詩歌之旨如此不亦可乎我朝中古專用白樂天詩是以其風大亂雅唐杜牧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牧之言可謂昌也惜乎世人流於其纖艷而不知之烏乎幸有周詩三百在何舍之取彼乎我偶見彼集白詩多甚剽及于仙佛之作又悲夫其所謂和平者淫聲之和平也乎

其后藤基俊亦有新撰之編步驟于公任也子曰惡鄭衛之亂雅樂也曰然則今皆令兒輩讀之不可乎曰不習四書則亦猶賢乎已

元亨釋書辯

元亨釋書者東福寺海藏院師鍊虎關禪師之所撰也其書二十卷其立傳也則于史記其著贊論也則于班馬其分類而首傳智次慧解淨禪等之類則于序卦其度揔論者則于繫辭其資治表者則于春秋其凡例者則于左公毅其志者則于兩



漢書寔本朝僧史之權輿乎林子曰吁我道何爲  
無人之如此哉師鍊不足庶幾矣黃勉齋有云守  
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氏  
之說者師鍊有焉使之如此何也以我道之無人  
故也若使虎關及門於孔氏則殆庶幾乎或曰豈  
惟虎關哉大藏經五百餘函文皆是以我文字借  
之而已矣豈惟虎關哉林子曰俞師鍊之於我書  
猶盜之於主人也剽掠僭竊爲工耳

又

昔漢楊子雲擬易作太玄擬論語作法言夫子雲  
者醇儒也然識者猶難之彼鍊也何爲者也猥效  
易春秋乎僭上之罪不處於通子雲尚如此而况  
於彼乎誠使天下有是書者舉而焚之則其罪將  
有少赦矣

### 放生辯

敏達七年冬天下放生月六日持統三年秋八月  
置放生所皆因浮屠之止殺之言也比來皆然按  
程子外書或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



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  
蟻虱而生邪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  
說亦不然太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  
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  
忍殺放去頰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  
義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  
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稟其昏濁偏駁  
則為物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

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為正非異端之比也  
伊川紫陽之言如此善哉夫禁殺者仁也浮屠氏  
非不善也而顛倒錯亂而用之為仁者自孝弟始  
浮屠不知五教則孝弟何在浮屠仁于物不仁于  
人者也乎夫放生池在唐則顏真卿銘之在宋則  
陸放翁記之支那已有之本朝有之何妨焉易傳  
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  
漁故歐陽子曰庖犧氏其始教民取物資生以為  
万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之說乃謂殺物



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  
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蓋笑之也我朝自敏  
達持統以來比比而然故余辯之以程朱之言申  
之以歐公之論庶幾世人之有少悟也  
以上十八篇慶長七年壬寅所作時先生  
纔弱冠也少年之作多無副稿者以是推定  
而可知其博識多聞也

地震辯

補胡氏傳

慶長年中作

春秋文公九年秋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震動  
也地不宜動者也而地之有震也者何周大夫伯  
陽甫曰天地之氣若失其序陽伏而不能出陰迫  
而不能升於是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春  
秋何以書記異也其爲記異也者何地道以安靜  
爲常而震動是其所以爲異也故書以爲戒也其  
爲戒也者何陰之宜柔陽而不抗而地之宜柔天  
而不震也亦猶如夷狄之進中國而不猶大夫之



奉諸侯而不僭諸侯之事天子而不驕矣大夫之  
 不宜僭諸侯諸侯之不宜犯天子夷狄之不宜侵  
 中國也亦猶如陰之不宜陵陽而地之不宜震動  
 矣而今反是是以有此應孰曰天道遠人道邇哉  
 居入之上者如何不戒春秋謹而書之天人之際  
 微矣哉昔管道真作地震辯一篇彼陷于異端之  
 說何足言焉

浦嶋子辯

萬葉集註謂傳稱聖武御宇撰萬葉集浦嶋子以

雄畧二十二年登仙天長二年歸故鄉此集載浦  
 嶋子還鄉之事萬葉集可為淳和以後之撰不然  
 日本紀既云雄畧御宇浦嶋子遊蓬萊歷觀仙衆  
 則浦嶋若不歸則何以得知其到蓬萊哉其還鄉  
 可在舍人親王撰日本紀之前也日本紀之撰在  
 元正天皇之時則萬葉集亦可為聖武時之撰况  
 又有平城大同之說乎丹後風土記浦嶋子經三  
 百餘年而歸本朝神仙傳唯云經百年而歸二說  
 不同神仙之說渺茫恍惚不可信也夫涉海則有



蓬萊登山則有天台故劉晨阮肇逢天台神女李  
少君得海上棗柳毅傳水府書琴高子英之鯉躍  
于水面黃縹之龜指南于溪路且令威之鶴集于  
華表王質之柯爛於石室如此之類大槩歸於妖  
妄然好奇者之所誇小說之所云徃徃有之浦嶋  
子亦其類也加以妖尼之篋浦嶋知其名空海用  
其秘是其同黨同妄所謂仙佛同源之說也不亦  
誣乎聖人記異而不語怪今此浦嶋子頗似涉怪  
雖然世俗之所稱倭歌之所詠既久矣

惟喬辯

俗稱天安元年三月三日惟喬惟仁爭位按沙門  
師鍊書謂文德帝有二皇子爭儲位帝令鬪藝勝  
者得位乃賭競馬相撲競馬事訖惟喬有右兵衛  
督那都羅惟仁有少將善雄那都羅身體膂力共  
過善雄惟仁乞僧惠亮祈之惟喬亦請僧真濟祈  
之各求法力然皆以爲惟仁不能得也既而善雄  
得勝至帝崩後惟仁即位即是清和天皇也平家  
演史謂天安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文德帝晏駕後



二皇子爭王位誤也且按惟喬母紀名虎之女也  
是年既十四歲惟仁母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之女  
也三代實錄云嘉祥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癸卯惟  
仁誕生十月二十五日戊戌立為皇太子于時  
誕育九箇月也是年僅八歲夫以良房之戚而誕  
育之年既為太子縱使惟喬望其位豈克得及乎  
必不可然也若夫那都羅與名虎倭訓同而一人  
則奈何以惟喬之外祖父與力士爭角哉况名虎  
死已年久乎那都羅善雄果何為者乎匹夫之所

為豈武衛將軍羽林郎將之所為乎亦可以疑焉  
此時有參議從三位中宮大夫伴善男者善男善  
雄亦倭訓同而可二人善男鳴于朝廷名于世間  
其同稱者有之乎亦可以疑焉唯訝浮屠誇說其  
祈驗以吠虛于民俗傳演于後人者乎於是有一  
說中原助教師安世繼物語裏書引真信公記云  
兼平元年九月四日夕參議實賴朝臣來也談及  
古事陳云文德天皇最愛惟喬親王于時太子幼  
冲帝欲先暫立惟喬親王而太子長壯時還繼洪



基其時先太政大臣作太子祖父爲朝重臣帝憚  
未發太政大臣憂之欲使太子辭讓是時藤原三  
仁善不支諫大臣曰懸象無變事必不遂焉爰帝  
召信大臣清談良久乃命以立惟喬親王之趣信  
大臣奏曰太子若有罪須廢黜更不還立若無罪  
亦不可立他人臣不敢奉詔帝甚不悅事遂無變  
無幾帝崩太子繼位云云由是觀之文德之愛惟  
喬誠可憐矣本紀載惟喬帶劔并元服之事已昭  
晰矣其憚良房而不任已意故若以闔掖之戲或

諭良房以微意乎後世不易知也源信之對帝真  
大臣之風也不亦可乎廢立者國之大事也樹子  
不可輕易也但帝者之事自有運數在焉豈其力  
士浮屠之所能定哉

正保慶安之際先生蒙台命修本朝編年  
錄至淳和文德之時考舊記作浦嶋辯惟喬  
辯以闔古來之疑而解衆人之惑此外編修  
之次多所發明者載在其分註今不悉舉



將帥辯闕

恕也見倭漢羣書以將帥之職有統督偏  
裨之分大小輕重之差其稱號亦有歷代  
沿革故設客問為之答辭而辯旂之載在  
向陽集先生竟而奇之以推廣之作將帥  
辯既脫藁而未淨書羅丁酉之災無副藁  
惜哉故姑舉其篇自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終



